

章新胜Zhang Xinsheng: 做最后一个讲者总是特别困难的。对于我们今天的讨论，讨论主题是文化与发展，我们这个讨论关注的文化遗产发展和可持续性发展，是这几者之间的关系。关于可持续性发展，因为我来自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我们这里有三位女士都来自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我们要知道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是80年代的时候提出的，我们联盟也和联合国环境署共同写了一些环境保护的报告，所以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当初也是这么提出来的。

我们为什么如此关注可持续性这个概念呢？从最开始在斯德哥尔摩举办的地球峰会上，在那次会议之后41年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意识到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也开始明白，现在我们要实现增长的话是有限制的，我们现在在重新思考环境的概念，正如来自于美国的那位女性她说过：我们一方面在享受现代生活，享受着快速的增长和繁荣，但是它确实与人们的公共健康和未来子孙后代可持续性发展作为代价的，所以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刚才我提到了，41年已经过去了，如果我们心里来好好想想环境和发展会在21年以前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的那个会议，当时世界的首脑达成了共识，就是所有的国家都必须建立起一个法律框架，遵守这一法律框架，减少排放。11年以前，在南非，我们希望能够在未来20年当中减少80%的排放，并且控制人口增长。气候变化也使得所有危机变得更加严重，但除此之外还有金融危机以及其它类型的危机，所以刚才提到41年过去了，21年过去了，现在我们看到什么结果呢？即使说我们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我们生物多样性越来越少，生态系统在不断的恶化，清洁水越来越少，所有这些情况越变越差的。科学家现在就很担心，比如说30—50年以后，全球的温度是否能够控制在上升两度以内，这仍然是一个问题，有些人可能说两度不是什么事情嘛，比如杭州在夏天的时候只有29度，有些时候可能会涨到35、36度，但人类是一个有机体，我们的提问也就是37度，如果涨到39度的话我们就需要住院了，这对地球上所有物种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控制温度上升两度以内对我们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

为什么遗产对文化发展来说非常重要呢？如果我们都认为文化遗产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可持续发展，我觉得遗产是最为最为重要的，因为遗产本身很多都存在着数百年时间了，短的可能也有一两百年了，所以更不要谈论那些无形的遗产包括文化遗产，当然还有一些是自然遗产。比如说杭州西湖，已经存在超过一千年的时间了，长城超过两千年的时间了，所以它们都是可持续性的，所以遗产和可持续性这两个概念本来就是相互印证的，这些遗产只是未来资源的一种体现，并且它也

会影响到未来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我们来自不同国家的各位代表，我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上制定未来2015年后的议程，这都为之后全世界200多个国家的首脑做一个参考的，文化遗产必须要加入到这个议程中去。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项目是非常灵活的，所以现在并不是说学者，甚至在各社区，在村镇里的人民都已经意识到遗产的重要性，所以这就引出了我的第二个想法，第一部分我探讨的是原因，为什么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也就是我们的主席先生提出来的，就是关于融合的问题，我们如何将文化遗产融入到经济发展当中来，我们如何能够将文化遗产融合到包容性的社会当中来，我们如何能够将文化遗产融入到自然和生态体系和环保当中去，我们如何将文化遗产融入到世界和平当中去。在这里最关键的一个词就是理解，如果能够相互理解的话，那就更好了，因为现在世界变得越来越平了，世界网时代一切都没有障碍了。所以在第二个世界当中，首先第一是考虑将文化遗产运用到经济增长过程当中，包括有形、无形的资产，包括一些实物，包括可动和不可动的东西。文化遗产大幅度提升了人们的生活福祉和生活标准，之前一小组的讨论举了很多这方面的例子，柬埔寨的例子就是很好的例子，大家可能都非常了解，在柬埔寨当时可能刚刚结束战争，没有基础设施。但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带来的文化的想法，使得能够充分利用现有的环境，每年都会发布一些进展报告。所以现在柬埔寨的安格尔都会发一些报告，可能还会发布到德国或者其他的国家，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文化遗产不仅仅和经济环境有关系，它能够做到环保。

第二是人和社会的包容性关系，现在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快，这种速度是以前没有见到的，现在地球上已经有约70亿人口了，30年、50年之后，这个数字可能涨到一百亿。现在有超过50%的人居住在城市当中了，之后可能会涨到70%。所以如何创造一个融合的社会？文化遗产能够给我们身份认同感，能够联系起不同背景的人们。再比如说，我们去买一些产品，无论你是在杭州还是在纽约，还是在斯里兰卡或者加拿大的东西，很多东西都是一样的，因为很多东西都是在中国制造的、印度制造的或者加拿大制造的，但如果将文化遗产联系在一起的话，人们就可以识别出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差异就大了，就使得那些地方文化的人能够有更高的信心，这样可以进一步改变文化多样性。

再一个是自然和环境之间的融合。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并行发展，这两者有很紧密的关联，所以他们之间的价值是非常大的，甚至和生态、世界、和平都有关系。落实到具体，它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我们现在是否还能够用高债务、高福

利、高消费的方式，这种方式还能够延续吗？这个已经不可持续了，因为有些国家已经出现了债务危机，包括美国的财务悬崖，这“三高”模式是不可持续的，高福祉、高债务、高消费这“三高”体系，这种生活方式、这种价值观已经被再循环、再利用的概念取代了，我觉得这才是文化的价值。

谢谢。

主持人：谢谢章先生，非常感谢各位跟我们分享的观点，各位的观点都是非常宏观的谈文化遗产的问题，这也是非常重要的，章先生谈到了将文化价值扩展到其它的领域。

接下来进入互动环节，大家有什么评论、想法、问题都可以提出来。

提问：我是教科文组织合作机构的代表，我主要是在南美洲做关于文化方面的工作，如果允许我想讲一点关于墨西哥的一系列人类文化遗产的几个项目。

在墨西哥附近的一个小岛，现在已经成为了非常大的市场，这个小岛可能并没有开发出当初的想法，这里本来是一个非常寂静的地方，当然我刚才很高兴听到前面的发言人关于把欧洲文化遗产和可持续发展联在一起，也有一定的风险和挑战。我想说在杭州议程当中倾注了很多热情，想要把文化和可持续发展联系在一起，以便我们不要说闭着眼一直走到黑，也许会走上一条死路，也许会和教科文组织原本出发意图相反的方向。

主持人：非常感谢你刚才提出的问题，当然了我们要保证旅游业和其它相关服务的发展不会偏离我们最初的价值观。

提问：我来自于中国艺术协会，我想提给瑞图·瑟吉，我去过印度很多次了，我想评论一下，首先我要祝贺您，因为在我看来，中国和印度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都有非常丰富的资源和传统，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印度在这方面比我们做的好，因为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会保护你们的手工艺品，你们会喜欢那个东西，并且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那个东西。但对于我来说，比如我平时就不会穿中国的传统服饰，去年我去印度的时候见到了在德里的朋友，我发现印度年轻一代也并不是特别喜欢印度传统的裙子，他们也想穿一些大牌的裙子，比如像迪奥、LV这样的大牌。我想问一下，如何合作才能保持这些传统文化，或者是文化、艺术，或者是生活中所有的东西。

瑞图·瑟吉：刚才你提到这个问题的核心了，但是变化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只能与时俱进，实际上很多民间组织、政府都在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即便在这些村庄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村庄自己有自己的手工艺品，但是也有很多的产品是来自于

外部的，我们知道很多产品用塑料替代了，但是我们要帮助当地村民开发新的市场，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这些产品的设计能够让更多城市中的中产阶级所喜欢、所使用，能够让更多村庄的人到城里面去跟自己新的客户去接洽，这点非常重要。但是这个过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现在也在这个问题上苦苦挣扎，所以还需要携起手来共同解决。

提问：我来自于加拿大，我认为这里有一个很严重的规模问题，有很多人都在讨论自己的国家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比如我们听到有些人说不能有一刀切的方法，必须要在社区层面上开展行动，同时还需要准备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应该都是可以加以利用的。所以这两种观点是相互矛盾的，在后者观点中我们听到推出一种通用的文件，大家都能够接受，我个人不想在这里赘述，因为大家都已经讨论很多了，而且我也不想在这里跟大家说旅游业是可持续发展的行业，因为我并不是旅游业的专家，因为旅游业跟资本之间会产生竞争的关系等等，旅游业也不是一个没有任何问题的行业。我也听到有些人说文化对一些人来说是一种谋生的方法，而对于另外一类人来说只是娱乐的方式，对于其它人来说则是阳春白雪的东西，像芭蕾等等，所以文化内涵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是不一样的。所以即便在定义上也没有同意，所以如果在很宏观层面上涉及到这些很宏观问题的时候，就要作出很宏观的声明，如果作出很宏观的声明就没有任何意义可言了，我们需要在社区层面上提供更宏观的东西，比如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制定一些标准或者是指标，我们自上而下制定出一些指标。我想对于不同领域工作的人来说概念有很大的差异，只有当我们这些差异弥合起来的时候才能够用同一种去说话。每一个人都热爱问题，每个人都畅谈可持续发展，我们很难针对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悖论，但有时候我们发出的声明太宏观了。

主持人：非常感谢你提出的想法，我们都听到了，但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制定出目标，也要制定出每个指标下不同的指标，这些国家通过这些指标来衡量自己所取得的进展。所以对于我们来说2015年后会更多制定出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在这个目标之下，也许还需要制定类似的目标和指数，我们的目的就是在这里定义一下我们的立场、文化，这些都是我们所要努力的方向。

提问：我是来自于韩国的一位文化专家，在小组讨论中，我听到大家对于文化遗产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做了充分阐述，而且我也同意亚里桑德拉·康明斯的观点，她强调文化是动态的东西。我认为其中的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在挣扎着找各种衡量机制或者是各种指标来衡量可持续发展，以及文化的相关内容，那就是因为我们

可能是从文化的认识角度来说，有时候我们观点过于狭窄了，因为文化是非常广泛的意义，而且是一种有机的结构，也许我们可以找出来一种更为有效的战略，那就是我们要找出最基本的元素，可持续性发展的过程中有什么样最重要的元素，文化应该是最重要的元素之一，以及这些最重要元素之间如何相互关联的。我们可以来对文化做一个更为广泛的定义，从而更好的了解这些最重要的因素之间有什么样关联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可持续性发展自身，是在各个地方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做定义的，因为可持续性全球性的定义，因为各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特性不同，一个统一的定义是没有任何实际性建议的，所以我建议至少应该在这个方面采取行动。

主持人：谢谢，我想这应该是一个评论，而非是问题。

提问：我是来自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我想给教科文组织UNESCO执行主席亚里桑德拉·康明斯女士提一个问题，我是从事中国乡村非物质遗产和民间艺术研究，您刚才提到了教科文组织把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进行整合，在下一步在保护方面推出新的政策。我想问一个问题，这是代表个人的一些经验、看法，还是代表UNESCO对这种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进行整合。因为我们在20年非遗和民间艺术保护抢救过程当中，发现教科文组织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分离，在中国带来的不仅仅是技术和文化分裂的文化，因为对于文明非常悠久的国家是活的形态，这样的分离可能带来文化价值观导向的失误，导致了村落没有人保护，即使在获得世界遗产的红村和瓶窑，即使它们获得文化遗产，也是从无形资本变成有形资本，村落遗产并没有得到保护。所以这种分离教科文是否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

亚里桑德拉·康明斯：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来说，首先我感谢你问这个问题，我想要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对于目前的现状我有什么样的看法。

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目前的工作来说，我当然是执行局的主席了，我在这里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在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我们不仅仅做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区分工作，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遗产，无论是有形还是无形，如果我们将它们相互分离开来的话是无益的，尤其是对于遗产保护来说。有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确是制定了一些公约，在这个公约中介绍了相应的方法论以及流程，来更好的加以保护，有一些非常具体的领域，包括保护的措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文化和非物质以及文化多样性方面都有很多相关的工具、方法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机制。但我想说的是，你刚才也列出了在保护过程中，在一些领域中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

遗产是无法分离的，它们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仅存在于中国，在其他地方也同样存在。这是我作为个人的观点，我觉得应该采取整合的方法、综合的方法，在每个领域中能够将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文化遗产的共同之处加以关注，提高人们的意识，开展更多的工作来确认。遗产，它并不是说能够生硬的分成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对它进行区分的时候是从管理角度，是便于做公约的时候做工作，但是它没有办法硬生生分离开来的，我们应该采取更加综合的方法来看待。

主持人：这个问题在魁北克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在魁北克推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法案，我们当时说要在文化遗产法案方面进一步修订，所以在现实中，我们每天都在应对非常多具体的问题，在社区层面上面临很多具体的问题，或者是各省、各州都面临一些问题。在1950年代的时候，日本曾经有一个遗产保护法案，我们也吸取了这个遗产保护法案中有益的做法。还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巴西的做法，我们另外借鉴了澳大利亚国家政府的经验，在澳大利亚层面上，如何建立起统一管理的机制，即便对于悉尼歌剧院来说，也是统一进行管理的。因为在文化领域中，很多国家都有自己具体的特征，我们有更高的一种理念和使命，但问题在于每个人都会作出自己的贡献，比如像巴黎，巴黎不仅仅是需要对于文化遗产来做文化方面的保护，还需要有非常切实的法律框架，在保护过程中还需要引入一些公共服务产品进来，否则的话每个客户、每个利益相关方只会保护自己的利益，而非保护公众的利益。世界文化遗产公约第5条是非常好的条款，我在这里强烈推荐大家回去读一读。

Eduardo Rojas：有很多的工作都是自上而下来做的，从专家的角度开始做的，有很多事情是自下而上的方式开始做的，是来自于社区的。所以毫无疑问，这样的一种方法也会影响我们对这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方法。今天我们在做保护的时候有很多方法都是自上而下的方法，有很多都是专家来倡导的，有很少的项目是基层倡导的，所以我们的改变毫无疑问会以非常强有力的方法在今后更多的了解这些基层具体有什么样的具体条件和具体的需求，能够对于这些物质和非物质遗产进行更加有效的保护，我们看到今天所做的一些保护甚至跟当地社区没有任何的关联度。

提问：谢谢主席先生，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有一个问题要问，可能我更多是有一个评论在这里想跟大家说一下。教科文的这次会议，是在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机遇和一种新的手段，以便于全人类能够一起向这个共同的方向去展望，能够通过一些调整政策全人类向着一个大的方向一起走过去。

我是来自一个非洲国家，我们这个国家不像中国这么伟大有四大发明，但是中国发明了火药等等这些东西，但是发明了火药之后却有多少人死于战火之中，有很多非洲的娃娃兵不到15岁就死在战场上，而且在非洲大陆上，因为战火所以发生了强奸事件，每天都有很多人受到性的暴力，包括各方面各种各样的暴力，我想教科文也应该关注这些问题。

我们需要建立一些共同的累计性的战略，我们这样不断的推动这个战略向一个方向走去，但是有的时候好象是全人类一起发起这个战略，未必会间来一些和平，有的时候可能会带来麻烦甚至是战争。我们现在讲的是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但是什么东西让全人类团结在一起呢？并不只是说穿鞋、穿衣、吃好东西、吃饱，真正让全人类团结在一起的是我们创造文明的能力。我想今天发展的界限，它向我们展示出了真正推动发展、真正引领人类发展的关键词我想应该是文化本身，我希望文化真正成为新的发展的灵魂，我希望在发展当中能够和人类的尊严，在长远的未来能够建立人类所有的努力和发展，我希望让文化这个词成为引领它最关键的因素。

我是人类发展学的教授，我是非洲的文化传统以及语言研究学院的教授，谢谢大家。

提问：我评论两点：第一，当我们谈到遗产的时候，其中一位谈到了说：文化遗产能够推动文化身份的建设，确实是这样。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的文化能够延伸出文化身份。另外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其他文化能够让我们更好的了解我们自己，所以我觉得其他文化对于我们自己文化概念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我们对其他文化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第二，涉及到手工艺品、舞蹈等相关的东西，对于这种无形的文化遗产，很多时候都体现在人的身体上，或者通过人的身体来表现出来。比如说在印度有不同的概念，但这里我想说的重点，就是一些隐性的知识，或者在人生当中逐渐学到的东西，这些都是我们无形资产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对无形资产来说学习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主持人：谢谢各位，我们的讨论必须要结束了，感谢台上的每一位专家，也感谢在座的各位，非常感谢各位的想法。